



春雷

目 录

梅岭花红.....	陈秀元 魏金永	1
春 雷.....	冯传家	31
清明时节.....	魏金永	48
志 刚.....	李从林 杨士虎 宋增益	78
彩 霞.....	家 沁	100
战冰凌.....	王希平 董宝琳	122
合作医疗的风波.....	李存葆	143
助 手.....	王金年	161
柳 翠.....	张翊翔	178
二牛学医.....	田 毅	196

梅岭花红

陈秀元 魏金永

县教育局管人事的老李，把刚收到的一份汇报材料拆开一看，心里不禁一怔：“不大对头吧！”

这份材料是教研室主任老黄刚从向阳公社捎来的。大体意思是：梅岭小学这面旗，看来树不住了。教师石梅准备提干的事，我们也有意见。因为这次县教研室对向阳公社所有小学进行的抽考，石梅策动学生拒不参加。这不仅说明该教师教学质量不过硬，害怕检查，也是一种无组织无纪律的表现……

老李把材料反复看了几遍，心里想，既然问题这么多，为什么向阳公社党委捎来的报表又说得那么好呢？他思索着，信手从抽屉里又拿出那份《选拔新干部呈批表》来，从头到尾看了一遍。表上填写着：

石梅，女，二十六岁。中国共产党党员。出身：学生。成份：贫农。父亲是革命烈士。该同志热爱党，热爱毛主席，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。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，立场坚定、旗帜鲜明，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……

向阳公社党委盖章 党委书记盖章

一九七二年二月十二日

从公社报表看，该同志正是提干的对象。但老黄的汇报却正相反。怎么办呢？老李一时拿不定主意。他是从外地刚调来的新干部，对本县教育界的情况还两眼一抹黑，在这个难题面前，便决定亲自去向阳公社和梅岭大队跑一趟，把材料核实清楚，再呈报县委。

正在这当口，“哐当”一声，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了，老马同志风尘仆仆地一步闯了进来。

老马，中等个，五十六、七的年纪。一眼就可看出，是个老当益壮的农村文化干部。他干过多年小学校长，一九六九年年底，才调来县教育组的。

“老马，这么晚才回来？”老李问。这时晚霞已经染红了门窗，机关里晚饭都开过了。

“甬提了，熟人见了面，硬是不让走，有啥办法！”老马说着，习惯地两手一摊，爽朗地笑了。

“哪儿的熟人？”

“梅岭的支书老石啊，见了面，拉着你就不松手。小伙子们，就干脆把车子给锁上了……。”

一个健谈的人，高兴了就容易节外生枝，枝外缠蔓地谈起来没头。老李打断了他的话，问：“哎，老马，有个叫石梅的女教师，你熟悉吧？”

“当然熟悉了——是打出来的老对手了！”

老马一句话，又把老李说愣了。他便干脆把向阳公社的

报表和老黄的汇报材料，一总交给了老马。老马看着看着，脸上的笑容不见了，态度变得严肃起来。

“老李啊，公社党委的意见是对的。”老马说得很恳切，“老黄的观点嘛，跟我文化大革命前的差不多。按照党的基本路线来看，这也是不奇怪的，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，确乎是长期的！十年前，我在向阳公社当中心小学校长，卖力地推行了刘少奇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——大搞‘智育第一’、‘分数挂帅’，片面追求升学率。当时，我认为梅岭小学不正规，怕在升学考试中拖了我的后腿，便要砍掉它。这一斧子算砍在硬茬上了，梅岭的贫下中农支持石梅坚决给顶住了。你想，我当时那点觉悟水平，这口气我还咽得下去？就用组织手段处分石梅。可石梅呢，根本就不在乎，照样办她的学。在文化大革命中，石梅带头造了我的反，我也主动去梅岭接受过贫下中农的批判。后来，又到梅岭劳动锻炼了一年，对梅岭小学的来龙去脉，溜根把梢地进行过了解，我的看法才改变了，认输了。你看，时间不长，老黄又提出来了。可见我们这些人啊，要不好好学习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，不认真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，不老老实实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，三日两头就转向啊！老李，你说对不对？”

“对！对！”老李诚恳地点着头。

“老李，今晚你还有别的事吗？”老马问。

“没啥子事。”

“那好，我给你从头到尾讲讲吧。梅岭小学能办成现在这个样子，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考验哇！”

梅岭大队，共五十来户，散落在几个山包上。差不多都是解放前一根扁担挑着一个家逃荒来的。当年岭上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：“梅花岭，梅花岭，拖儿带女来混穷。女拾蘑菇钻山沟，男打石头爬山顶。血汗换点米和面，土匪一来抢个空……”。那年岁，梅岭穷得当当响，吃穿都糊弄不上，就更谈不上设馆请先生，让孩子们念书了。解放了，在毛主席领导下，人们奔上了集体化的金光大道，拦沟造田，垒堰填土，梅岭的日子才一天天兴腾起来。人们凑到一块，就常咕咕让孩子们念书的事。但因村子小，住处分散，上级就没单给设学校；孩子们上学，只好翻过北梅岭，蹚过山水河，走十多里路到大刘庄。这样，冬天风冷雪大，岭高路滑，闹不好孩子们就抢跟头，滚到山沟里去；夏天山水暴涨，河水漫桥，没二年工夫，就出了好几起子事。闹得家长提心吊胆，有的逼孩子们退了学。在大刘庄上学的，全村只剩下七、八个孩子。家长还得每天送下山、背过河，傍黑放学晚了些，就站在山头或跑到河边又喊又叫。一句话，梅岭人为了孩子上学，一早一晚送往迎来讨麻烦不算数，还得把颗心贴在肋条上，怕出大事儿。

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成立了。工业农业大跃进，各行各业大发展，梅岭的贫下中农找老支书要求办学的就更多了。大家七嘴八舌地说：“东山啊，咱还是自己立个学堂吧，孩子

们上学……”

不等人们说完，靠山大伯就顶上了：“别难为东山啦，他找马校长要求多少次啦，那个马校长推三挡四，就是不派教员来。没教员不是别的，你能教，还是我能教？”

“可也是，还是没人教啊！”

松山爷试试探探插嘴说：“东山，在八路上你还学了一阵子，粗粗拉拉念个报纸能行，就不能教？”

“你别打些胡谱了，村里这个大摊子交给谁？”靠山大伯又给堵上了。

大伙扫兴地正想走，只见老支书石东山站起身来，笑嘻嘻地说：“教员嘛，我已撒下请帖了，可不晓得人家愿不愿来啊！”

“你说谁？”靠山大伯抢着问。

“石梅呀！就是高山大哥那个大嫂子。七岁那年跟她二姨进的城，算来也十六、七岁啦，听说今年秋上初中毕业。我跟高山嫂子商量了一下，前几天就给她去了封信。”

石东山，五十多岁，个头挺高，身板硬朗，脸色黑红，剑眉虎眼。为人纯朴，耿直，是个地地道道的山里人。当年打鬼子，他和石高山一块参加八路军，一块入的党。打从石高山牺牲之后，历任梅岭的党支部书记，是个贫下中农信得过的好干部。今天他这么一说，大伙就知道为办学的事他一直操着心呢。但是，石梅进城多年了，谁知道她出落得怎么样？各人心里一掂量，也觉着拿不准。

“也挡不住咱是剃头挑子——一头热呀。石梅她二姨在

城里当干部，石梅初中毕了业，不上高中，也准得给她找个差事干干，还希罕咱这偏僻山沟沟？”有人扫兴地说。

“不一定吧！”老支书说，“冲着高山大哥这儿说，她也不会忘了咱这山沟。大伙耐心等着吧，我看有个八九不离十！”

早盼雨，涝盼晴，小山庄的人眼巴巴地盼着石梅早日回来呀！

又是山洪暴涨，河水漫桥的汛期了。孩子们上学又得家长赶早送、摸晚迎。光活路就忙得不可开交，再加上这头子事，积年累月，家长心里就烦了。有人竟想要孩子退学。孩子们呢，也不愿耽误大人生产，傍晚放学后，就不在河边等了，先是大一点的拿根青秆秫秸试探着桥面，踏着没腰的水自己过了河，一次，两次，冲大了胆，然后再去背小一点的过河。

这天傍晚，孩子们拿着青秆秫秸刚要过河，背后忽然来了一位陌生的大姐姐，把他们喊住了。孩子们回头一看，只见这人中等个，红脸膛，花布褂，蓝布裤，白力士鞋，细线袜。行李用黄带子捆得四四方方，背在脊梁上。手里还提着一个黄帆布书包。她是谁呢？孩子们相互交换了一下眼色，然后又摇了摇头。

“你们这样过河，太危险了！”走上前来的大姐姐说。

“危险也得过呀，要上学嘛！”走路腿有点瘸的山虎子说。

“你的腿？”大姐姐关心地问。

“我的腿，是去年冬天上学，从陡坡山路上滑下来跌的。我可不和二杏子一样，掉进河里灌了几口水，就退学不上了。哼，胆小鬼！”山虎子说着，把眉毛一拧，显出很勇敢的样子。

大姐姐边听边皱起眉头。随后，她又逐个问了名字，最大的石松果有十四、五岁，石头、豹子、小石榴、红叶几个有十二、三岁。

“大姐姐，你去哪？”石松果终于纳闷地反问了。

“去梅岭呀！”大姐姐笑着说。

“去梅岭？”大伙向她围拢过来一齐问，“找谁呀？”

“找你们哪！”大姐姐笑了。

“找我们？”

“对啊！我叫石梅，家就在梅岭。今天刚从城里回来，以后咱们就熟了。来，我背你们过河！”

“你？”松果说，“你不知道桥在哪儿。”

“你给我头前带路呀！”石梅笑着说。

就这样，松果用青秆秫秸头前探路，石梅背着小孩跟在后边。河水湍急，石梅没这个锻炼，有时也三摇两晃，松果就赶忙扶住她。她的裤子和下半截褂子全湿了，脸上涨得通红，冒出了大汗。石梅把小石榴和几个女孩都背过去了。又回来背腿有毛病的山虎子。山虎子很倔强，好说歹说才让她背上。在快上岸的时候，石梅的脚被石头茬子划破了，口子很深，一上岸，脚底下就变成红色的了。急得山虎子捶胸顿足都快哭了。

石梅用手帕把脚包起来，穿上鞋，笑着说：“没啥，别着急。往后咱梅岭办起学校来，就好啦！”

“办学？哪有老师教啊？”山虎说。

一句话把石梅问红了脸，她鼓了鼓勇气说：“我来教你们，好吗？”

“好好好！”孩子们乐得围着石梅跳起来，有的甚至开口喊老师了。

石梅心里一阵阵热乎乎的。这时，她愈感到响应毛主席的号召，从城市来到农村是完全正确的。在学校里时，她的理想是下乡当医生，所以就经常没白没黑地学针灸、看医书，准备到缺医少药的农村扎根。她二姨却坚持让她上高中。石梅高低不同意这个意见，二姨又托人给找工作。就在这个当口，老支书的信来了。石梅一口气看了三遍。她想，贫下中农的需要就是自己的志愿。便决定走老支书根据家乡情况给考虑的一条路。经过一番斗争，今天终于来到孩子们中间了，她心里怎不激动！

孩子们一个个回家了。石梅绕个弯来到了山顶上那棵老梅树下边。这棵老梅多大岁数，谁也记不清了。石梅的父亲石高山就是牺牲在这棵梅树下的。石梅望着老梅树，沉思着。多少年来风吹日晒，雪打雨淋，老梅树仍然倔强地生长着，腰杆越来越硬，枝叶越来越茂了。它形象地反映了梅岭人的性格。梅岭的贫下中农，在跟着毛主席干革命的征途中，是枪林弹雨无所惧，艰难困苦不低头啊！

石梅从这个山头，来到了那个山头，想想过去的荒山秃

岭，看看今天的家乡巨变，她情不自禁地放开歌喉，唱了起来——

山也亲，水也亲，
家乡面貌日日新：
引水上高山，
梯田接彩云，
高粱红似火，
棉花白如银；
一阵阵清脆的丰收歌儿，
传出那果树林，……

正在岭前干活的社员们，听见这亲切清脆的歌声，便停下了手中的铁锹，寻声望去，只见从岭后闪出来一个长辫姑娘。还是老支书眼快：“这不是石梅吗？”说着便高声招呼起来。

石梅又响又脆地答应着，飞快地向大伙跑来。

这时，早有几个姑娘迎上来，又夺行李，又抢背包，簇拥着石梅来到大伙跟前。

“大叔，俺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，回来啦！现在向您报到！”话不多，响亮中听，把大伙都逗笑了。

“欢迎啊！大伙也早就盼着你啦！”老支书说着，递给石梅一条毛巾，“先擦擦汗，好好歇歇！”

“不，我跟大伙一块干！”石梅抢过老支书的开山镐，跑进姑娘们中间去了……

二

石梅回乡已经三天了，白天和社员们在岭上翻地，早晚到河边背孩子们过河。孩子们见了她就问：“咱到底啥时候办学呀？”石梅也总是一句话：“别急，快办了。”别看她跟孩子们说“别急”，其实她比孩子们还急哪！三天过去了，还没见老支书句话，她实在沉不住气了，在家里就跟娘啦扯起来。娘说：“小梅呀，稳住神，没望见你大叔忙吗？秋庄稼眼看就上来了，他带人修仓房哪，你可得少去缠磨他。他那脾气我摸底，不到火候不揭锅啊！”

石梅咋不知道老支书忙，这两天她好几次攥着劲去找他，但一见他忙得张口气喘的，便插上手帮着忙一阵子，哪还好意思开口！石梅见和娘也啦不出个名堂来，扛起锨就往外走，也巧，老支书迎面走了过来。说：“石梅，你等等。”

石梅两个大眼一扑闪，想：准是让我去干啥活路了。便爽快地说：“大叔，你就支派吧，啥活我也能干！”

“你先放下锨，到大队办公室来一下。”老支书说。

大队办公室里，松山爷和靠山大伯早在等着了。老人家抽着烟，啦着呱，眉开眼笑的。石梅知道，他们都是党支部成员，找她来准有重要事商量，便在一旁坐了下来。靠山大伯从嘴里拔出烟管，关心地问石梅这几天累不累，有没有困难什么的。石梅笑着摇了摇头。随后，老支书便开了腔：“石梅，这两天党支部在一块盘算了一下，分头做了些准备，咱

想马上办个学校。昨天请示了公社党委，也很支持。从今后，你就算是教员了！”

这事在石梅心里虽说不是团弄一天了，但到了真要定盘子的时候，心里又扑扑腾腾跳了一大阵子，嘴张了好几张，也没说出句话来。

靠山大伯是个急性子人，见石梅没吭声，便说：“小梅，学屋就先设在东边三间仓房里。你东山叔领着人插了两个大窗户，等买回玻璃来，马上就安。写字的粉笔也买来了。俺三个都是大老粗，还缺什么，有什么难处，你尽管吱声……”

石梅这才恍然大悟——老支书忙着收拾仓房，原来是当教室啊！她忙问了句：“那秋庄稼收上来，没仓房能行？”

松山爷说：“这你甭管，咱有石头，有木料，有人，盖三间仓房还不是三日两早晨的个事。”

“那，没啥难处，我加把子劲干就是了！”石梅高兴地说。

“对，这才象咱山里人，有个干革命的坚决性！”靠山大伯捋了把络腮胡子，爽朗地笑了。

“可也得看到困难呀！”老支书严肃认真地说，“眼下只有三间屋，桌椅板凳，笔墨纸张，还全没有。我去找完小马校长，他丝丝啦啦地还不同意，说什么各年级的书要头半年去书店订合同，现在晚了。还说当教师要经过训练，交给一个十六岁的孩子，怕教不出什么名堂。一句话，嫌我们办早了，不该办。我说，要是等着你们训练好了教师再办学，梅岭的孩子就长成大人了，还是一色文盲啊！哼，甭管他，有公社

党委支持，有贫下中农拥护，咱啥困难也能克服！石梅，你就大胆干，不会就学，边干边学，边学边干，只要照着贫下中农的心意，办个庄户学校就好。有什么差漏，俺爷三个算个学校管理组，给你兜着！”

老支书说话，就象板上砸钉，又结实又恳切。小石梅顿时觉着心里豁亮、浑身是劲。她搓了搓手说：“大叔，大伯，老爷爷，我不是为了享福才回来的，什么困难我也不怕。我还年轻，有什么过错，你们尽管说。”

“对！就是这话。”靠山大伯说。

办学的事就这样说定了。但老支书心里还不踏实，晚饭后又来到了石梅家里。先是丝啦丝啦抽烟，半晌，才沉甸甸地说：“小梅，咱梅岭这是第二次办学啦。咱这里刚解放那阵子，我和你爹在一次战役中负了伤，一块复员回了梅岭。你爹在部队上学过一段时间的文化，回来后就跟我商量着办学。当时，成立了小学班、识字班，不管在大梅树下边，还是地垄子上，那里方便就在那里学习；没有课本，就教在部队上发的毛主席的文章，就讲全国革命的形势。虽说咱不象个学校，村里人可明白了好多革命道理，心里亮了。搞支前呀，搞参军呀，咱梅岭一呼百应。可是不到半年，就碰上了蒋介石二次反扑，大伙都转移了，你爹留下写革命标语，晚走了一步，被蒋匪兵抓住了。后来，在老梅树下就……”老支书眼圈发红，嘴唇哆嗦，说不下去了。石梅鼻子一酸，使劲咬住下嘴唇，控制住没哭。老支书抹了把泪花，平了平心，又坚强地说：“孩子，别难过，我为啥提这些旧事呢？就是叫

你照着你爹那样去办学。记住，咱不办洋学堂，教出的学生，不是去考秀才当官，是要他们懂革命道理，共产党需要他干啥就能去干啥！毛主席说：‘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。’石梅，我就说这些！”

“大叔，你就放心吧！”石梅激动地说，“贫下中农把我拉扯成人，共产党培养我懂得革命道理，我忘不了本。我一定照毛主席的指示，把学校办好！”

第二天，就要开始办学了。窗纸才麻麻亮，石梅就睡不着了。她起床以后，先照着镜子把拖在脊梁上那对乌亮的大辫子，一剪子下去，便成了短刷子了。她又穿上娘自己织的柳条布做的短袖褂。这么一打扮，她觉着完全象个山里姑娘了，便哼着曲儿出了门。正好碰上靠山大伯从山顶上回来，他掘了五棵小梅树，跟石梅一块栽到了教室前面。靠山大伯说：“这梅树，风雪再大也开花，咱这学校，困难再大也得办好。你们天天看见梅花，就常想想革命烈士，想想如何克服困难。”石梅心里热乎乎的，激动得不知说啥才好。

早饭后，石梅带着几个孩子，在学校里垫地、刷墙、糊窗户、扫院子，村里人谁走到这儿，插上手就帮着忙活，不到半天就全收拾干净了。没有黑板，石梅就揭了娘的柜子盖；没地方办公，石梅又抬了娘的三抽桌；不管拿啥，娘都是满口答应。学生没有桌凳，一发动家长，忽啦一下子也凑齐了。真是人心齐，泰山移。一切打点停当后，仓房完全象个学校了。

下午，石梅带了小本本，挨家挨户把小孩进行了登记，

准备编班分组。有个大嫂说：“俺家小英子倒是愿意上学，不过她小兄弟还得有人看哪！要不，大人咋去干活？”石梅就说：“大嫂，就让她抱着小兄弟一块去吧！”大嫂一听可乐了：“那好，明几个就让她去！”还有个大爷对她说：“石梅啊，要叫二嫂子上学，俺家就没人做饭，我心里犯难为呀！”石梅说：“大爷，甭难为，每天让二嫂子晚去点，早回来点，你放心，误不了做饭！”大爷说：“那她不拉下功课？”石梅笑着说：“没关系，拉下功课，我抽空再给她补讲。”“那好，那好，就让她去！”就这样，原来去刘庄上学的只有七、八个，现在一登记，却有五十多个了。

开学这天，刚吃过早饭，大人就给孩子穿上平时走亲戚才穿的新裤褂，打发他们上学来了。学校里又敲锣又打鼓，村里男女老少和学生们一块参加开学典礼。老支书在大会上高兴地说：“在三面红旗指引下，我们小山庄的落后面貌改变了。从今以后，梅岭大队有了自己的学校啦！这是托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福哇！……”立时，“毛主席万岁！”的口号声，一遍又一遍，响彻云天。大人们说呀笑呀，孩子们唱呀跳呀，梅岭欢腾起来。

下午，石梅把孩子们带到山顶老梅树下，由老支书给他们上了第一课。老支书讲了梅岭社员在旧社会的苦难，也讲了石高山同志是怎样壮烈牺牲。孩子们含着眼泪，挥动着小拳头，高喊着：“不忘阶级苦！牢记血泪仇！”“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！”这喊声在每个山包上回响。

打从办学以后，孩子们不光都上学识字了，村子里也更

火暴了。少先队宣传组，晚上站在山头上用喇叭筒宣传，白天就写黑板报，还常到地头上唱歌、跳舞。他们还组织了护秋小组、复收小组、放牧小组、看弟妹小组……孩子们各负其责，越干越有劲。连过去最娇惯最贪玩的孩子，也都积极为集体干活了，生怕落在别人后头。贫下中农看见这一支生气勃勃的小队伍活跃起来，都满意地说：“这才是咱自己的学校啊！”

石梅可忙得团团转了。五十几个学生，就分了四个年级。备课、讲课，安排劳动，批改作业，给带弟妹、家务忙的孩子们补课，帮助宣传组写稿子，晚上还得教夜校。此外，孩子们给烈军属砍柴回来衣服划破了，她穿针引线给补起来；哪个孩子衣服脏了，她给洗净晒干。就这样一天到晚和孩子们在一起，吃不上一顿定心饭，睡不上一宿安稳觉。但她忙得痛快，忙得有力。

老支书呢，三日两头有事没事就来学校走一遭，对石梅一步步地领，手把手地带，唯恐迈错一步。这座热腾腾的梅岭小学，就象屋前五棵小梅树苗一样，在阳光雨露下，一天天茁壮成长起来。

三

想不到一九六二年春天，梅岭小学却遭到了一次突然袭击。

擦过年开学头一天的下午，石梅给学生上完了课，学生